

# 博物馆里的生僻字，你读懂了吗？

晓言

日前，一条名为“学会这些字，到博物馆轻松变学霸”的微信在朋友圈里流传。这条微信罗列出了26个“博物馆里那些你不认识的字”并给出释义，让读者轻松了解生僻字的含义。

其实，对大众来说，博物馆里的生僻字远远不止26个。走进博物馆，对照文物读懂生僻字的意思，才能对藏品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传统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 生僻字难倒观众

暑假，杨女士带着孩子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参观，5岁的孩子玩得很高兴，求知欲也很强，不停地拉着她问这问那，几乎每个展示牌都要念一遍。虽然大多展示牌上的名称都有拼音，但说明文字中还有很多生僻字，例如螭、螭、螭等，家长不能准确地读音。这让家长有些尴尬，都说孩子把大人们问倒了。

鼐(fù)、觥(gōng)、鬲(lì)……一些平时难得一见的汉字，却是博物馆里的“常驻户”，标注在一件件珍品下面。去博物馆观展，虽然可以学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可是，不少文物却让人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正因如此，网络上才流传开“学会这些字，到博物馆轻松变学霸”这样的微信。微信把26个生僻字做成大图，通俗易懂。例如：彝(yí)，通“仪”“礼”，既是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又代表着一种具体的器物，同时还图文并茂地简单介绍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妇好偶方彝。

除了彝(yí)，还同样结合全国各地代表性文物介绍了鼐(fù)、觥(gōng)、鬲(lì)、甗(yǎn)、盃(hé)、觚(gū)、罍(léi)、斝



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陈列



(zhì)、甗(bù)、罍(jiǔ)、罍(xú)、斝(duì)、斝(shū)、斝(pī)、斝(jǐ)、罍(yí)、斝(náo)、斝(fāng)、斝(zhēng)、斝(chún)、斝(hù)、斝(fōu)、斝(shā)、斝(yuè)。

## 不仅会读，还要读懂

看了对这26个字的字音和字义的解读，不少网友笑称，有些像小朋友看图识字的感觉，但能增长不少知识。有学生说：“这样组合在一起便于复习”，有网友表示：“普及中国文化教育好，年轻妈妈则说：“育儿用，教孩子看图识字，大家收好！”还有网友称：“再也不用担心一进博物馆就变文盲了！”

也有读者表示：“光知道读音不过瘾，那是‘伪学霸’，我们还想知道这些字所代表的意义。”

其实，在博物馆里，这些生僻字经常能够见到。学者解读说，这些我们今天看起来非常生僻的字，其实都是古代的常用字。例如：鬲、鼐、彝、觥等，都是古代盛放食物和酒的器具，就跟我们今天每天都使用的锅、碗、酒坛和酒杯差不多。只是因为时代和科技的进步，以前的那些器物都被淘汰掉，不再使用了而已。

同时，古代有很多器皿的名称是相互混淆的。此外，很多后世无法辨识、归类的器物，以及造型复



杂、奇异的东西，往往都被称之为“彝”。因为在了解古代文字命名时，对这些文字的理解，是不能用现代汉语来解释的。例如：“匱”在古代就是溢出的意思，所以叫匱。只是现代汉语把其转换了。

## 进博物馆要有备而来

其实，不少博物馆也已经把展示牌中的生僻字标注了拼音和释义。例如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长期陈列“中国古代青铜器艺术”展览中，不少青铜器类的生僻字都标注了拼音、图示和释文，让前来观展的大众，不仅能近距离感受文物，还能增长知识，了解文化。

博物馆是没有期限的学校。不少博物馆也经常举办一些讲座，向大众普及相关的知识；此外，也加强了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培训，让观众在对一些文物的名字和用途有疑问时，随时可以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交流，并能得到满意的解答。

只是博物馆门类非常多，自然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动物博物馆、航天博物馆……涉及的领域各不相同，相关的生僻字、知识面也不一样。

博物馆馆藏非常丰富，陈列的文物艺术品对绝大多数观众而言是陌生的。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看一遍，很难有所收获，这不仅需要博物馆做好知识普及工作，如果观众能够在参观前做一些准备工作，查阅资料，想必收获会更多。

## 多派唐卡亮相国博

## 新“藏密文化”引关注

赖睿

唐卡是藏语音译，最早出现于1300多年前的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期，是指用彩缎装裱后悬挂供奉的宗教卷轴画，被作为便携式解读教义的图录和供奉物。唐卡有“藏民族百科全书”之称，并在2006年6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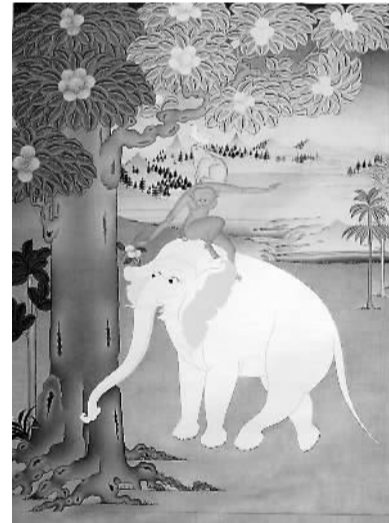
日前，由中华文化发展促进会、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西藏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西藏文化产业协会主办，西藏拉姆拉顿唐卡画院和西藏岗地文化产业集团承办的“西藏唐卡艺术——多吉顿珠、丁嘎唐卡作品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展览所展出的60余幅西藏精品传统唐卡全部由活动方西藏拉姆拉顿唐卡画院多年创作和收集。

众所周知，唐卡艺术是西藏的文化名片，是藏民族独创的、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高原气息的、代表藏传佛教文化深厚底蕴的宗教艺术作品。唐卡艺术是西藏众多优秀传统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随着“西藏热”近20年以来的持续升温，唐卡作为一个“藏密文化”的概念逐渐被世人所知。2006年，唐卡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各藏区唐卡画派传承人进入媒体和公众视野，唐卡作为“藏文化”的符号获得了更加广泛的社会知名度。

西藏拉姆拉顿唐卡画院院长年叙·多吉顿珠介绍说，几千年前，藏族艺术家用粗疏的麻布、羊皮和天然的矿物粉涂抹圣洁的天堂，刻画精细的形象，其作品演化为移动的佛龛。这就是西藏唐卡的起源。西藏唐卡容纳了西藏本土、古印度、古希腊、古代中亚以及中原汉地的多元文化因子，这些不同秉性、不同地域、不同格调的文化相互激荡交融，在唐卡的天地被智慧的藏族民族所消融，创造出画派林立，风格迥异、独树一帜的艺术奇观。

而新近崛起的多派唐卡在继承和吸收传统各派唐卡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博众家之长，结合自己团队的创作实力，在创新发展过程中把具有宗教功能的藏传佛教唐卡与具有审美功能的艺术唐卡，从题材、配置、风格上区别开来，既保留了对民族传统价值观的尊重，又满足了市场需要和利益诉求；在题材与审美两个方面放开了传统唐卡画师在量度、仪轨方面的限制，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活力，逐步影响了当代唐卡的形态。

参观展览的专家和学者纷纷表示，多派唐卡在复古中追求时尚，画面气质典雅高贵，色调明亮和谐，题材汉藏交融，制作精细工整，这是多派唐卡独特的美学品位和艺术特色；在创作内容上，多派唐卡从宗教向世俗兼容，突出人性意味；审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技法从图像制作向艺术创作转变，使西藏传统艺术适应现代社会的创造。



四祥瑞

## 隋炀帝墓志原件首次开放 部分文字清晰可见

宣如

今年4月，“流星王朝的遗辉——隋炀帝墓出土文物特展”在扬州博物馆一楼特展厅开幕。为期3个月的展览，吸引了27万人次慕名参观。日前，这个扬州博物馆史上“最受欢迎”的展览将再度亮相，数件文物经过修复后，以新面貌再次出现在展厅内。而证明隋炀帝墓主人身份的“铁证”墓志原件将在展厅内首次亮相，再现隋炀帝的传奇一生。

曹庄隋炀帝墓出土文物共400余件(套)，文物特展从中遴选了135件(套)代表性文物。所有文物以隋炀帝墓及萧后墓的甬道、耳室、主墓室的顺序为主线，材质、种类为辅线，依次展出。

在曹庄隋炀帝墓一号墓中出土的“随故煬帝墓誌”佐证了墓主人身份。在4月的展览中，由于担心这件墓志的保存情况，展览使用高仿真墓志代替展出。此次的展览，墓志原件将“出席”展览，为观众呈现最“原汁原味”的隋炀帝墓。

现在，在展厅里封闭的展柜内，一层塑料膜将墓志完全覆盖，如同一层保护衣，墓志上清晰部分的文字依旧能清楚辨识。而在墓志旁陈列的一件“庞然大物”在此前的考古现场中都未曾出现过，这就是隋炀帝的墓志盖原件，墓志盖与墓志长宽几乎一致。由于年代久远，墓志盖外圈的灰土已经与它“浑然一体”，只能透过灰土的间隙依稀看到它的原貌——一个铁质的函盖。“一般在这样的铁函下都会有一张对墓志进行文字说明的纸。然而因为隋炀帝墓年代太久远了，墓志盖已经完全锈死无法打开，铁函内有无文字说明将成为一个谜。”工作人员说。



墓志“真身”部分文字清晰可见

## 中国最美古村

# 白傩人的村寨：千年房子万年榔

王锦强 黄敏

白傩人(“傩”读nōu)为彝族支系，分布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麻栗坡境内城寨的白傩人说，他们的祖先来自遥远的昆仑山。白傩自称“木亚桑”，他称“长毛傩”。现存的白傩人总人口不足2000人。

白傩人的衣食住行与其他地区彝族相比，存在较大差异。白傩人以傩语为母语，30岁以上的妇女一般不讲汉语，本民族语言保留比较完整。白傩人没有文字，其迁徙路径，已无从考证，只能从他们世代传唱的古老歌谣里，知道他们的祖先经历了何等漫长的艰难跋涉，辗转来到今广南县的一个坝子里定居，随后又分批往麻栗坡、富字等地迁移。其中一部分白傩人进入麻栗坡县境内时，发现这里方圆数十公里皆为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选择了一个两面被南利河谷环绕，一面是马桑河谷，容易抵抗外来入侵的地方停了下来，在这里筑城开荒定居。他们把这里叫做城寨。城寨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古老的白傩人村落。当地保存着完整的古朴着装、奇异的民风民俗和独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白傩人落地生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繁枝蔓叶，已有上千年历史。

勤劳的白傩人多半是能工巧匠。粗犷、洒脱的民居建筑，诉说着白傩男人的淡泊和坚韧。白傩人的屋舍属木楼建筑，除了房顶的瓦片外全部是木质结构，

上层住人下层养家畜。

白傩人认为，他们的祖先不是凡人，是从天上飞来的仙鸟。后人为了纪念祖先，建房时在房屋的东西两侧多建一道飞檐，象征祖先神鸟的翅膀。所以每栋房屋两侧的飞檐神似两只小鸟的翅膀。

寨子里的工匠们在修建过程中只用一把斧子(不需要锯子、凿子、锛头、推刨这些常用的木匠工具)就能将木料劈出各种挂口、方木、圆木、木板，然后环环相扣而成，还劈出花廊走道，整个工艺十分精美。

据考证，干栏式建筑起源于河姆渡文化早期，距今已有数千年历史，在中国其它地方，这种古老建筑营造技艺早已绝迹，而在城寨村却被白傩人继承了下来。掌握了这种族群文化隐语及其造房技术精要的匠人们，一般没有劳务报酬。村里只要有谁家建房盖屋，匠人们都要义务帮忙，主人家顶多杀只鸡，请吃



参天树木中的民居

几顿饭就皆大欢喜了。

白傩人对树木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他们相信树木有灵，树木和他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有特殊的对应关系。所以他们一般不砍大树，除正常的建房、做生产工具外，很少对外销售木材。不砍寨中和周边大树的祖训，至今仍然对白傩人起着巨大的行为约束和精神震慑作用。于是即使树木枯死倒地，也任其腐烂，归化泥土。

因此当地得以保留了大片有数百年树龄的原始树木。这种学名叫榕树的大树，在当地叫榔树。“千年的房子万年的榔”。这些原生态的古木，不仅给白傩村寨留下了古老林莽风光和顽强生命气息，也给崇拜树木的白傩人以巨大的心灵慰藉和民族的精神滋养。